

旅行雜筆

滇越旅途三日記

雪山

十月十六日晴 上午六時即起，同學十餘人開余赴平留學，咸起送行，六時半出東陸大學，呼車而行，綿連成一小隊，過賣線街經省黨部旁由馬市口直下，因時尚早，舖面尙無一開者，綿綿大街中，僅三兩呼賣燒年糕之人聲與洋車夫懶洋洋之腳步聲相應而已。

經狀元樓過廣聚街繞出護國街抵滇越車站，朝曦未曦，寒氣逼人，尤增旅行興趣。同學情深，購票後，先後入車話別，滇越車輛，分外狹仄，而坐客坐椅，亦與外面之平漢、平滬等車不同；兩面對坐，四膝相抵，諸友團團圍余而坐，正可爲「促膝談心」一語寫實。七時四十五分，火車開行，汽笛一鳴，同學均握手爲別，數載同窗，一朝分飛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余雖強自寬慰，然終非太上，心亦黯然神傷矣。

滇越車之等級，分一、二、三、四等，其四等即同於外面之三等，一二兩等，均爲特車，非外人及滇省之要人不得乘，三等爲富商及次要人所乘，兩種價均極昂，平民固不得乘亦無力乘也。余所乘者爲四等，因初次出省，爲求避免麻煩，與天然旅館包至上海，價僅法紙三十二元（約合國幣六十餘元，滇舊幣五百八十餘元），一切均由館供給，雖不冠冕堂皇，而在余心目中，則已認爲滿意，全國人人有力坐四等，

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」

此次與余同行者爲七「摩些」人，因家人在南京、北平軍界做事，爲送家眷而來者，然均不諳國語，每事須代爲翻譯，而婦女三人，均不識字，滇越車上，大小便處均書「不題漢文，大小便也要爲之講解，文化落後之不便，於此可見。而一路之抽水桶、馬桶亦莫不皆然。尤可嘆而又可憐者，送子媳弟婦而來之段某，年逾不惑，與「阿芙蓉」結不解緣，每至一關，必請余爲之藏煙具，購「芙蓉」，余已儼成彼之「阿芙蓉」買辦。彼之煙具，乃於「猴頭」（煙斗之特稱）上安置橡皮管，捲之爲一團，極好收藏。此物，余爲彼直帶至上海，始謂之曰：「今國府重申戒煙之令，汝不斷吸何爲，今距汝兄所住才一日矣，癮發亦不致死，余當先爲汝碎此物，以堅汝斷煙之念。」彼猶以余言爲戲，不置可否，余竟取出擲於海內，彼愕然不怡者終日。然聞此後彼亦竟以此絕吸，則余一擲之功也。

火車開行，沿途松柏，青翠宜人，金馬碧雞，遙若遠送。而余因初次乘車，極感其速，八時二十分，至呈貢，城在路右，大約三四里，負郭梨樹極多，間尚有果子園，果味極美，若七八月乘車至此，一二角價票，即可購寶珠梨數十個，價廉物美，居民有運往安南傾銷者。過呈貢，車行於小山之中，行益速，九時十分，抵水塘站，升七空坡，至此車行稍緩，因坡斜度過甚故也。在坡上可見楊宗海，風景絕佳。謝彬雲南遊記云：「碧波盪漾，疑臨西湖」，可以想見，但雲南勝此地方頗多，惜謝彬未之見耳。苟使見榆之蒼山洱海，麗之雪山鏡湖，及難足之梵宇，雪山之五寺，

則昆明池不足稱矣，況此乎？

九時四十五分，抵可保村，村在兩山之麓，屋宇極簡陋，頗類苗居，人亦無一白晰者。惟山間有清流，流穿崖石作聲，如奏天然音樂，頗引人駐聽。該地盛產煤，設有掘煤公司，為官商合辦，聞每日可出千噸有奇，煤質極佳，滇越鐵路之所依賴也。

過可保村，沿南盤江北源下山，屈曲如羊腸。高峯聳處，即有山洞，車行洞中，每洞淺者約需五分鐘，深者則七分至八分不等，有一洞竟至需十二分。車至洞中，前後均燃油燈，燈暗不明，不能就燈觀察山洞建築之形態質料，幸余帶有電筒，持筒觀察，極其清楚，洞成橢圓形，多用白石，略如石橋，然石與石間之緊密整齊，及其環扣之穩固，不能不令人有觀止之嘆。然此一帶山地，因多土石相間，建築雖工，亦時有倒塌之虞，故洞之出入口均有路警，車每入洞出洞，警舉旗，車鳴笛以相應，蓋防意外之失也。連穿十四洞，十時二十五分，抵宜良。

宜良為滇越大站，城在道左，居民繁密，產米極佳，簡舊昆明之所仰給也。余至此飢甚，即下車購年糕肉絲湯食之，其味之美，逾於昆明，其因米佳之故歟？

由此逾小坡，至羊街子，為一小站，車略停，因是日適為辛未，逢羊街街期，於此下車者頗衆。自此車行原野中，迄至狗街子，均為平原。狗街亦小站，因非街期，街上頗蕭條，又過一橋穿二洞至滴水，再穿四洞至徐家渡，時已十二時十五分矣。

徐家渡亦為大站，然居人稀少，村民開車至，均到車內賣餅及豆

腐、雞子等物，同路之七「摩些」人，爭相購食，余以其不潔，惟買雞子數枚食之，每枚僅三大子，較之北平尤便宜。下午一時至祿豐村，亦為煤礦，亦有公司人員駐此，而木材極多，林樹參天，故於煤礦外，尚有人在此開木炭公司，木炭密多至五十餘個。穿一洞，至糯租，情形與祿豐村同，而炭密則較少，有水注之，色紅濁，頗與黃河相類。大約因土質而然也。自此左傍南盤江北源，水流湍急，聲如怒潮，車行其間，若兩雷並鳴，頗足驚耳駭目。道傍瀑布不下數十處，處處如練，而兩岸石壁，屹立千丈，色亦如丹。穿三洞，過一橋，右傍江行，復穿五洞，至西洱，即民國六年地震最重之處也。復穿三洞，過一鐵橋至小河口。小河水自東北來注，冬季水小，惟七八月則山水匯集，聲若雷鳴，故特架鐵橋於其上。二時十五分，過小河口，約行十五分至雙分，地略平，有小鎮市，市中有小店，亦大站也。十六七歲之少女，開車至，均上車賣食品，中多滷肉，購食之，味不甚佳。聞此地多甘蔗，味極甜，惜余福薄，空望蔗田止渴而已。三時十三分，抵熱水塘，經一洞，至西扯邑。再經五洞至拉里黑，地與祿豐村同，盛產木炭。時已五十五分，山勢益密，經大龍潭，依山而行，四時二十五分至巡檢司，過巡檢司，山勢又漸開，人亦漸密，三里一村，五里一舖，很覺有處處山村，家家清吉之慨。穿三洞，五時十分，至小龍潭。過小龍潭，循南盤江北源左岸，過一橋，穿二洞，改循右岸，復穿二洞，改循南盤江南岸，五時五十五分抵阿迷。

由小龍潭至阿迷，雖有山洞，均不甚大，而山旁均成平原，田疇彌望，頓成大觀。

阿迷爲滇越一總站，居民之繁，不下於宜良，而滇政府，設保護路務之軍警於此，經費皆由滇政府支出，全與鐵路公司無干，蓋因保護地權而然也。阿迷城距站尚二里許，城內僅有行政機關與學校，近來添設夷人學校一所，然多以教漢人之教育方法施之，故入校者甚少，而進者亦未收實效，與英法人之教育夷人，相去遠矣。

今日爲余開始離省之第一日，沿途疲命於記山洞車站，不覺別離之感，比至阿迷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寒風侵骨，心身喀然，憶昆明之親友不置。

是夕宿東安旅館，因畏明日之險途，輾轉不寐。而同行之段某，則甫入旅館，即與阿芙蓉談戀愛，吞雲吐霧，直至一時始寢。煙氣繞屋，益增不寐。

十七日晴 六時起，呼同行之「摩些」人不應，撼其門始醒，昏昏迷迷問曰：「壹可瓦妹思，崖慢意木俚斯，恥紐你偶敵阿子每噴沙？」

（註一）余曰：「明多意你卡古色，喜意偶敵好子油，五候沒敵色，兀五東五子每冷陌妹？」（註二）彼輩聞之始驚起，晨餐後即赴車站，出店門，彼輩猶以爲早，余亦以爲無先到者，孰意到站則乘客已滿車內矣。

（註一）機是半夜，雞還未鳴，怎樣早起做甚？

（註二）天明已久，同行已餐，你們不起，我就自己去了！

八時火車開行，初奔於平原中，回望阿迷縣城，歷歷在目，駐兵晨操之號聲，隨風送入耳際，一似爲我輩送行，而枝頭小鳥，亦趁朝陽高吟送客之歌，極視聽之娛，可謂別有一番風味。過盤江橋，再過一橋，穿七山洞，八時三十五分至大塔站，出阿迷之第一車站也。復穿九洞，過一橋，每穿一洞，略有平地，始經平地，又見山洞，法人測量之精，於此可見。九時二十分至大莊，至此始爲大平原，皆稻田，眼目一新，如將到昆

明，蓋以蒙自縣城及壁風寨之海水均在望故也。十時五分至壁風寨，阡陌縱橫，居人約千戶，信爲農村之佳者，右望大莊壩子之水，一片汪洋，與大屯湖相對，不減昆明之滇池。而四圍之山，雖在嚴冬，猶青翠可愛。旁有箇舊鐵路，由箇舊經蒙自縣城，於此與滇越交軌，此路長僅百里，交滇越道尤窄，乃專爲運錫之用，其建築費亦均爲華資，毫不借助於外人，雖工程較小，實有足稱者。聞此路興工於民國三年，至八年三月，由碧風寨通雞街，九年九月由雞街通乍甸，十年十一月，始達箇舊。箇舊爲雲南產錫著名之地，每年輸出，占雲南出口貨之第一，錫質純白如銀，器物裝飾均適用，惟一切採鍊方法，至今仍用土法，聞清末曾一用新法，後以錫業不振，故復改用土法，足徵其積習之不易移也。蒙自縣城，距壁風寨十餘里，自壁風寨右望，隱約可見，爲滇省迤南最富庶之區，亦滇省南部最險要之地。自此穿七洞，十時四十五分抵黑龍潭，穿二洞嶺，十一時二十五分抵芷村，由黑龍潭至芷村一段，山路極傾斜，上下均不易，聞由河口來者，至此以二車頭駛登分水嶺云。由芷村經落水洞至戈姑，穿七洞至裸姑寨，停車約半時，候河口車過始行。由芷村至裸姑寨，爲夷人麋居之所，法初開路時，夷人極爲仇視，恆有殺傷之事，今則已司空見慣矣。停車時，夷人三五售食物，頭裹青布，耳墜大環，繫裙赤足，聲音如猿鳴，不辨其所謂，余姑購一二雞子食之，予以五六枚銅幣，大喜而去。蓋行客均以夷人爲有「蠱」，食則中毒，故夷人雖若何之叫囂，終少人購，余幼時曾隨家人至永北，深知夷人之忠實，決非以蠱毒人者，故敢購而食之。由此計穿二十六洞，一時五十分抵波渡營，中經鐵橋，架兩山之腰，甲洞與乙洞之間，兩岸壁立千仞，猿嘯風號，下爲絕澗，視之膽落神驚，火車甫出甲洞，飛過鐵橋，又入乙洞，建築之精巧，形勢之險惡，爲滇越全路之第一。聞初建此橋，法之工

程師，經營年餘，旋築旋毀，終不能固，後乃攝圖登報懸賞徵求，有一女子按圖探究，利用力學支點，創一圖案，應徵，按圖建築，乃告成功。法人築路之毅力，實為可佩；然其築路之深意，則又我國人所當惕省者也。

由此復穿二十五洞，二時二十分抵灣塘，加車四輛，開來車至此，亦須卸車數輛，否則不能上山，不過車行至，乘客已稀至百人，以若大之車頭，非加車輛，速度太快，自易發生危險。而來車至此卸車之情形，一面與此相同，而他一面則正與此相反。穿十一洞，過五橋，至白寨，又穿五洞，三時二十分抵臘地。穿山洞一，四時五分抵大樹塘，有小水自東來注，過大樹塘，循南溪右岸前進，後有小水，東注於南溪，上架小橋，車由上過，復經一鐵橋，改由溪之左岸，三時三十分抵老范寨，四時抵馬街，五時十五分抵南溪，五時三十五分抵螞蝗堡，六時五分穿一洞，入河口市。乘客多由此下車，爭向督辦署呈驗行李護照，驗查甚寬，惟時間耽延，必過七時始已。蓋過七時則南溪橋上之鐵門上鎖，非經督署照會不能過，勢非在河口留宿不可，蓋所以保持河口市之繁榮也。余在省時，督辦亦在省，因人介紹，得督辦之特別許可，並將此七摩些人，求督辦致函檢查處，得提前檢查，遂於七點前過南溪鐵橋，投宿於老街天然旅館。夜間八時，到老街法督辦署繳驗護照，十時就寢。

是日儘行於崇山峻嶺間，雲南煙瘴之地，愈下愈熱，至河口而極。自壁虱寨至大樹塘，山勢之險惡，山洞之複雜，為世界任何鐵路所未有，過山洞時，才出又入，所穿之洞，有猶以為未入，而實已穿過；有如已穿過，而實尚未入。又到第二洞時，回視第一洞，已宛如天上；至第三洞，則第一洞已不知消失何所。山路之迴復，山勢之險峻，於此可以想見。一切動植物，與滇中悉異，而山中特別多竹，大如柱者有之。聞夷人多取之以為草紙，運昆明，河口以易鹽布食物。自大樹塘至河口，則山勢

漸平，亦漸有小平原，而南溪至河口一段，僅行於山間溪傍，兩岸松篁，四圍山色，小鳥啾啾於篁間，炊煙網縵於山麓，頗有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之慨。

河口街市寬廣，市民約萬餘家，粵、越、滇人參半，體格強健，其久住者，不畏瘴氣，惟新來者，則二月以後，均移住山頭，霜降後始敢復到街市，否則易得瘴毒。市之周圍約百里，均屬河口特別區域，歸督辦直轄，督辦署，由督辦一人，勤務督查員二三員，科員四五員，翻譯、檢查吏、書記、錄事三四員，汎兵一二百名組織而成，其職務：（一）保護國界；（二）履行中法對汛章程；（三）偵緝出入私貨；（四）辦理兩國人民犯法事件。督辦署建於山上，一則因形勢扼要，俯瞰老街。二則因督辦署人員，多為昆明內地所產，久在河口，恐中瘴毒。建築皆西式，電報、郵政、電話、電燈俱全，人民亦大半西服革履，可謂全盤西化。惟學校間僅二所，一以教夷，一以教漢，然余因行促，均未及參觀，其設備如何，莫由而詳也。河口為遜清光緒三十四年孫中山先生及黃興先生舉義之地，與於三月二十九日夜，舉兵河口，警察即殺其管帶以應，戰勝駐防汛營，佔領河口，並據附近四砲臺，分兵三路：一沿富良江攻蠻耗，為西路；一由滇越鐵路攻古林箐，趨開化，為東路；一直攻蒙自，為中路。後為清兵所敗，始退入法屬安南。事雖不成，而於河口，留有一段光榮之史料，年逾不惑之老河口人，尤能津津述之。

當余等由法督辦署檢護照歸來時，求館中伙計為指導，往遊老街市；市與河口隔河而建，建築亦全為西式，與河口並美，而街道之整潔則過之。市中所賣物品，多絲少毛，即在嚴冬之一月，猶有着單絨衣者，足徵其氣候之熱也。街巷簡單，除一二大街外，不見有小巷。

往來之人，多為越人，次為粵人，再次為法人；而三種人所穿之衣

服，亦各不同；法人西服革履，粵人則廣東裝，越人則越裝，越裝極無精神，袴寬而長，衫寬而短，寬者拖地，短者及膝，男女均同。頭亦皆以薄絨包髮，加大蒲葵帽於上。服色多赭，間有白黑，以面黃肌瘦之人，着此種衣服，益形其民族之衰弱。而滿口黃牙，令人視之作三日嘔，與吾鄉之久吸阿芙蓉者極相似。

十八日陰 是日因由老街至海防之路特長，發車較前兩日爲早，四時半即被同館人驚醒，盥漱後，即就餐，餐後即由館出發，步行至車站，行李皆過磅，照磅納費，余輩行李，均甚輕便，故得早登車頭，靜候開行。六時五分車發，三十五分抵庸買，自初發至此，皆行於村莊之中，三里一村，五里一落，由車中四望，時見小小洋屋，點綴於綠蕉長竹之間，儼若內地要人之野外別墅，頗饒雅趣。車過村中時，村內越兒，不知亡國之恨，猶唱洋歌，寒風習習，送入行人耳際，未嘗不悲其遇而憐其愚也！

七時十分抵太年，五十分抵富流，八時四十分抵保河，九時三十分抵廊欄，十時五分抵案叻，四十分抵茂阿。沿途皆循富良江而行，僅豐草長林，不見若大田野，亦時時行小山中，眼界尚未如何廣闊。至茂阿，則山盡源湧，漸覺天闊，十時五十五分抵外洽，十一時二十分抵鼓腹，四十分抵安沛，大站也，停車半小時，越人爭上車賣食物，言語不通，僅以手代言，再以銅幣爲譬喻，所買之物，余所識者僅糯米元霄及糯米麵饅饅兩種，元霄每碗賣法銅元五分者四枚，饅饅則每個兩枚，味均較昆明所食者爲佳，余已購食二碗，尙欲再購，而賣者搖手止余，余亦悟熱帶之物，不能飽食之語，即領而謝之，足見異國亦有善人也。此外尙有各種食物，爲余所未悉，其中有一種，極類醬，色綠而香，越人以一青葉包而食之，似甚可口，惜不一嚐也。

十二時二十五分抵富文，自富文出發，復行山中，依山峽曲曲行，山之峻不及前二日，而顛震則過之，蓋因行速人少車輕故也。四十分抵上丹，五十五分抵蔭上，下午一時十分抵永真，復皆爲平原，二十五分抵青波，四十分抵致主，二時抵富壽，十分抵仙崗，二時三十分抵扶德。自青波至扶德，又爲山路。然自安沛以來，雖忽而山路，忽而平原，而山皆小邱陵，無高山，沿途稻田彌望，土地之肥沃，中國內地各省中，實無其匹。四十五分抵越池，經一鐵路，至白鶴向賴，三時半抵永安，自越池至永安，又成平原，過香耕，其地盛產瓷器，道左山坡上，行人極多，詢之皆爲趕集者。經塔福廟，安及石磊，二十五分抵美內村，道左有東英衙門及學校，經東溪安因，五時五分抵嘉林，嘉林爲河內及海防之分道，若往河內，可坐原車，若往海防，則於此下車，改乘到海防之車，余輩因船期在邇，遂下車改乘直往之車，經廷岫、樂道、春桃至錦江，道右有鎮市，尙稱繁華，七時抵高舍，二十分抵陽海，大站也，經前申八時至萊溪，則由海防來河內之車，已候於道矣。復經范舍、泰富、義喻、物格村四站，九時十分抵海防。由嘉林至海防，平曠千里，一望無際，惟因陰雨晦黑，寒風砭人，一似爲安南悼也者，且至前申，莫辨南北，惟有靜坐車中，聽雨聲風聲與車聲相應而已。下車後，雨止，萬家燈火，另有一番景象，天然旅館之伙計，早已候於車站，聞距館尙遠，乃呼車代步，街闊路平，又加越洋車夫之善走，乘之如釋重負，九時二十分抵旅館。至此則又風靜月明，滿街笙歌矣。

雲南昆明，高出海面二千一百密達，河口猶高出海面四百米達，迨至海防，則僅二百米達矣，海防與河內老街，同佔安南之重要，爲出海必經之地，距海岸約二里，輪船林立，街市櫛比，工商兩業，極爲發達。皮木兩行之出品，既精且良，旅客多於此購物以備用。又因地近海岸，

魚蝦價賤，每食必具，儼如雲南內地之燕客，與家鄉風味，又迥然不同。物以稀貴，於此尤足徵信。

今日沿途所見之景況，爲余在滇時所未親，一出河口，頓覺天空地闊，宇宙無邊，莽莽平原，稻田彌望，雖春苗初發，而嫩綠滿阡。所見樹下，無一凋者，與吾昆明之草木搖落，萬頃無一痕綠，恍然兩個世界。聞安南種稻，不資施肥，一歲可三穫，穀物之豐盈，實爲世界所罕有。礦產亦最富，如煤、錫、鎢、錫、鐵，所在多有，而東京與化兩處之煤礦，其煤層從廣西邊外，迤邐而西至東州，長約一百八十公里，深約五公尺至八十公尺，其富可知矣。錫則多產於屈蘭達、蘭歇、蘭莫、高定、延齡諸地，每年產額約八萬噸，多銷於日本，其他所產，亦不在少數。此外如咖啡、棉花、胡椒、茶、蔗及橡樹、蔗糖、絲蠶之類，產量亦頗豐，魚業則每年出口，不下數千萬金佛郎，而塞門德士之產量，亦佔南方第一。惟最可怪者，在此天府之國中生活之越人，不惟極少富庶，甚至足衣足食者，亦僅十之一二，是以所見之人，面有菜色，乞丐載道，小偷滿街，生人經過，則一羣蜂擁而來，使人應接不暇，偶一不慎，袋中之洋，即不翼而飛，行如流星，追之莫及，惟有徒喚奈何。余初抵館內，即有二同鄉來訪，一黃姓一則安寧某氏子也，年均十六七，云欲到京求學，行至此，皮袋中洋，全被竊去，現在此候家中匯款，求學尚可稍緩，若急公者遇此，鮮有不誤其事。推其致此之源，一方固由於越人民氣不振，懶惰性成，有以致之；然大半由於法人課稅太高，剝削至不能生活，生活不足，自無以知禮節榮辱也。

法人對越人之殘忍刻毒，越人潘是漢所著之天乎地乎一冊中，述之極爲哀痛詳盡，現雖較前稍好，然據館中久留越者言，進學校須納稅，升班須納賄，女生爲教員情婦，男生爲教員姦童，則如故。學校課

程，一切頌揚法之德政，而對體育一科，極不注重，深懼越人之成健全國民也。至於法律，法人逼人致死，僅受六月以上之拘役，或二十元以上之罰金。凡二人以上商議，即謂之陰謀，處以放逐之刑。法人多以越人爲奴隸妻妾，主殺奴或夫殺妻，僅有一年以上之徒刑，反之則殺無赦。視越人之生命，直草菅之，不若矣。每日集會，須經政府許可，方能舉行。報紙期刊，須經政府檢查，方能出版。禁用漢文，悉以法文爲準，凡此種種，不一而足。尤有甚者，如因越人之嗜好，設專局造烈性之酒，以專賣與越人，勸銷鴉片，使越人皆成廢物，又凡欲爲法之官吏者，必（一）去六親之累；（二）能呼父母之名而罵之者，蓋取其忘本無所顧忌也。又獎勵賭博，特設賭局，越人之入賭局者，則法待之如上賓，稱之爲好友，必使罄其所有而後已。故街頭之車夫，亦以進賭局爲榮，每得一二法郎，輒荒其業以入賭局，罄而不悔。亡國之民，其慘痛蓋有不勝言者。今吾國之危其矣，其不爲安南之續者幾耳，願吾四萬萬五千萬同胞，團結一致，奮起直追，內息閭閻，合力禦外，以致吾國於富強。不然，悔無及矣。

計以上三日之途程，由昆明至老街，共行二百八十九英里零七。此段鐵道，由一八九八年（清光緒二十四年）中法北京條約，允歸法國建築，並設郵務司，俱由法人經理。自一九〇四年（清光緒三十年）滇越鐵道公司成立，籌定資本法幣一千七百五十萬佛郎，開始建築，至一九一〇年（清宣統二年）工程完竣，全部通車，計架橋梁四百二十五座，共長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八尺；計鑿山洞一百五十八處，共長六萬零六百八十尺，工程之鉅，爲全國已成諸路所未有，且路線所經，俱在烏道懸崖之上，法人開拓之毅力，實可佩可懼也。

（完）